

南宋缉熙殿考

汪 桂 海

研究古籍版本与古书画的人可能知道,在一些传世的或见于著录的古籍与古书画上会见到有缉熙殿的收藏图章。由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很少,大家只知道这是南宋临安皇宫内的一处殿阁,里面收藏有一些书籍字画。此外情况,例如它具体营造于何时,使用功能是什么,是否仅作为收藏场所之用,等等,目前人们似乎并不太清楚。下面通过现在能见到的一些材料,略作考察。

缉熙殿是一处什么样的殿阁呢?《咸淳临安志》卷一〈宫阙一〉:“缉熙殿,理宗皇帝辟旧讲殿为之。”《明一统志》卷三十八〈浙江布政司·宫室〉:“缉熙殿,理宗建以为讲殿。”根据这两条记载,知缉熙殿乃南宋理宗时在旧讲殿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新讲殿。何为讲殿?它是宋代经筵开讲的场所。经筵是中国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和政书,提高自身素质,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在汉唐时期已经出现,但未形成恒久定制。至宋代,才逐步完善,作为一种制度持续下来。经筵开讲的场所,在宋仁宗之前尚未固定,仁宗以后,地点虽亦偶有变动,但基本上是以迤英阁为主。南宋初,因居处不定,宋高宗开始是在临时居所讲读。定居临安之后,遂于宫中专建讲筵阁(或称讲殿),成为南宋各朝皇帝经筵开讲的主要场所。宋理宗所辟的旧讲殿,殆即高宗始建之讲筵阁。此讲殿历高、孝、光、宁四位皇帝,近百年时间,大约已经显得陈旧隘陋,故理宗要予以扩建。

缉熙殿的修建时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程公许在《试上舍生策记》(《沧州尘缶编》卷十四)说:“我皇上甫登大宝,即营缉熙殿。”据此,缉熙殿的营建大约在理宗即位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缉熙殿之修建完工在绍定六年(1233)六月。《玉海》卷一百六十〈宫室·殿(下)〉“绍定缉熙殿”条说:“(绍定六年)六月甲午,缉熙殿成。便殿名‘膺福’。”这说明这座宫殿的建造用去了近十年的时间。

宋理宗对这一工程很重视,殿成之日,“御书‘缉熙’字榜之,亲为记文”。(《玉海》)理宗亲笔题写殿名曰“缉熙殿”。“缉熙”一词出自《诗经》,郑玄注:“缉熙,光明也。”诗用光明来指代贤者,认为贤者有光明之德。《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称赞周文王尊贤爱士。《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周成王自誓要坚持不懈,向贤者学习,每日都有成就。殿名曰缉熙即取意于此。《玉海》说宋理宗“亲为记文”,这就是《缉熙殿记》。《咸淳临安志》卷一引录了这篇记文,从记文中也可以直接看出理宗为何取殿名曰缉熙: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朕服膺所言,知修身必昉乎学。学之有益于人也,信矣。在昔盛时创为学制,由辟雍宫至于党庠术序,皆此物此志也。故八岁入小学,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王公以下与庶人之子弟皆预焉。十五则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士之嫡子、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之道。夫人不可一日不学也如是,况以一身任社稷生灵之寄者,可不汲汲于此哉。丕唯我国家列圣创述,以稽古右文立治道,以正身修身为家法,讲学之懿,超汉轶唐。朕以凉薄,绍休令绪,通遵成模,祇迪懿训,罔敢暇逸,师式于前闻,视朝之隙临经幄,日再款对儒臣,商略经史,乃即讲殿,辟旧庐,采成王日就月将之意,扁以‘缉熙’,屏去长物,裒置编简,燕闲怡愉,藏修移日,习熟滋久,若常程然。至于翻阅古今,尚友贤哲,得片言以紬绎,有味

其旨，则不知万几之劳，因一理以融会充广于心，则足窥宇宙之大，意之所欣。时寄翰墨，无它嗜也。于是天趣深而物交浅，泰宇怡而外诱息，名教之乐，信有余地，视古帝王问学，虽未臻阃奥，亦将闯其门庭者，庶几增缉广大，进退于光明之境，于以修身，于以治国平天下，期有合于《大学》之旨而无负家法之传，故不跼欬。

这篇记文通篇强调的是—个“学”字。理宗认为一个人不能一日不学，自己身为一国之君，更不可不汲汲于此，故建此殿，“采成王日就月将之意”，名缉熙以自勉。看得出来，缉熙殿是理宗退朝之后，驾临最频繁的场所以。他在此读书学习，“翻阅古今，尚友贤哲”，听硕学名儒讲说经史，推敲学问，紬绎义理，探讨治国之道。

当时，刘克庄、包恢、陈郁、赵景纬、魏了翁、真德秀、徐元杰、徐经孙、徐鹿卿都曾入侍于缉熙殿，为理宗讲读经史。

缉熙殿作为经筵讲读场所，理应收藏有皇帝阅览所需的书籍。宋理宗自己就说殿中“屏去长物，裒置编简”。它又是在旧讲殿基础上扩建成的新讲殿，从高宗朝以来积累下的书籍应当基本上都汇藏于此中，数量必然很可观。宋代经筵讲读用书主要为经史类，亦兼及其他。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周礼》、《毛诗》、《春秋》、《左氏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这些书的相关注疏本。二、前朝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陆贽奏议》、《通鉴纲目》等。三、本朝史书、政书。如《正说》、《三朝宝训》、《五朝宝训》、《祖宗圣政录》、《三朝经武圣略》、《神宗宝训》、《高宗宝训》。四、有关专书。如《帝学》、《续帝学》、《大学衍义》等。

此外，本朝组织人力编纂过的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在缉熙殿内也有收藏。这些大型类书虽非经筵讲读用书，但可备皇帝日常浏览，增广见识之用。保存至今的周

必大刻印的《文苑英华》即曾入藏缉熙殿，上有“缉熙殿书籍印”藏书章为证。这部书是周必大于嘉泰元年至四年，花费了四年的时间，组织人力校勘刻印而成的。书刻印出来之后，周必大上了一份奏表，估计同时必定向朝廷呈送了至少一部，供理宗御览。

缉熙殿的藏书大约都是用“缉熙殿书籍印”。除了这部《文苑英华》外，流传至今的南宋淳熙十三年秘阁写本《洪范政鉴》之上亦有“缉熙殿书籍印”。另《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宋刻本《六经图》（宋刘甲撰）、卷二著录宋刻本《唐宋名贤历代确论》，这两种书上均有此印。说明它们均曾收藏于缉熙殿。

缉熙殿中不仅收藏了许多书籍，还有不少珍贵字画。这些字画所用印鉴与书籍上用的印鉴不同，通常为“缉熙殿宝”。下面是根据一些书画谱类书籍的著录，确知曾属于缉熙殿藏品的书画：

唐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联句》，有“缉熙殿宝”。见《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四。

宋赵令穰摹王右丞《江干雪霁图》一卷，有“缉熙殿宝”。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二。

唐人画《罗汉图》一轴，有“缉熙殿宝”。见《秘殿珠林》卷十三。

唐欧阳询临《黄庭经》一卷，有“缉熙殿宝”。见《秘殿珠林》卷十六。

《宋名贤宝翰》一册，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三。

《历朝名绘》一册，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四。

五代胡瓌《番马图》一卷，卷末有“缉熙殿上品，赐王（缺）”八字。见《石渠宝笈》卷十四。

宋马远《松泉居士图》一卷，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十四。

宋黄居寀《山鹧棘雀图》一轴，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十七。

《宋四家集册》一册，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二十一。

唐韩干《猿马图》一轴，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二十六。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一卷，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二十二。

五代人《浣月图》一轴，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四十。

宋人《富贵花狸》一轴，有“缉熙殿宝”。见《石渠宝笈》卷四十。

五代巨然《秋塘群鹭图》，有“缉熙殿宝”。见张承泽《庚子消夏记》卷三。

宋理宗为满足自己对书籍字画的需求，特命人从事搜求采访。当时，临安棚北大街有一家陈氏书籍铺，主人陈思，很有名，他集书籍的编撰、刊刻、售卖于一身。他编撰的书有《书苑精华》、《南宋六十家小集》、《宝刻丛编》、《海棠谱》、《小字录》等，其中《小字录》一书前署其结衔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院)、实录院、秘书省蒐访陈思”，也就是说，陈思担负着为缉熙殿、国史院、实录院、秘书省等处采访图书的职责。可见，当时朝廷为补充缉熙殿等处所需图书，专门委派人员负责办理。民间的出版商也被列入其中，他们被授以一定官衔，因职业之便，为朝廷搜访图书。南宋民间刻书业发达，朝廷采用这种搜访图书的方式，应当说是顺应形势发展的举措，效率较高。

既然经筵讲殿藏书是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图书的收藏有时就难免受到皇帝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例如宋高宗时，有鉴于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最为推崇《春秋》一书，旨在尊王攘夷，动员全国力量来抵御金朝军队的南侵。由于高宗的倡导，许多学者纷纷从事《春秋》的研究，写出了不少专门著作。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当时贡进的有徐俯《春秋解义》(见卷五十九)、邓名世《春秋四谱》(见卷七十四)、环中《春秋年表》(见卷九十)、文旦《春秋要义》(见卷一百零四)、胡安国《春秋传》(见卷一百零九)、毕良史《春秋正辞》(见卷一百四十八)柴翼益《春秋尊王聚断》(见卷一百五十)

等。又如理宗时，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集注》被视为经典著作。二程、朱熹的著作必然进入缉熙殿，成为经筵讲读教材。

由于宋理宗经常到缉熙殿读书，这里不仅是他的讲殿、书房，也成了他批阅奏章、接见某些大臣的地方。程公许《试上舍生策记》说理宗“罢朝则御讲帷，阅章疏，寒暑不辍。”《宋史·唐璘传》说：“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论奏，缴进。至是，独召对缉熙殿，令服窄衫。”又，嘉熙四年，理宗召岳珂入对于缉熙殿，询问茶盐之事。之后，岳珂起家为淮南江浙荆湖八路制置茶盐使兼知太平州。岳珂《玉楮集》卷八记载此事说：“六月二十一日，内引赐对缉熙殿，玉音宣问，漏下数刻。将退，赐金币、香茗有差。既而，御笔除长地官，将旨八路，复赐一札，兼镇姑孰。”为此，他特赋诗四首，以昭恩荣。

据记载，缉熙殿内陈设着理宗亲笔撰写的箴辞四十八条，以为座右铭。《玉海》说理宗“以所制箴辞亲洒宸翰列殿上，备观览。”程公许《试上舍生策记》说缉熙殿中“髹漆金刻为座右铭。”皆谓此。这四十八条座右铭见于《宋史全文》卷三十二，其文如下：

绍定六年九月辛酉，经筵奏乞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御书缉熙殿榜、御制《缉熙殿记》宣付史馆。从之。四十八箴列为十二轴，左一曰敬天命、法祖宗、事亲齐家，右一曰亲硕学、精六艺、崇节俭、惜名器，左二曰谨言语、戒喜怒、恶旨酒、远声色，右二曰伸刚断、肃纪纲、核名实、明赏罚，左三曰广视听、守信义、惧满盈、究远图，右三曰开公道、塞倖门、待耆老、奖忠直，左四曰储人才、访屠钓、尚儒术、保勇将，右四曰恤勤劳、抑贪竞、进廉退、斥谄佞，左五曰鉴迎合、绝朋比、察谗间、禁苞苴，右五曰杜请托、议释老、谨刑狱、哀鰥寡，左六曰伤暴露、罪己为民、损躬抚军、求善使过，右六曰宽民力、飭边备、旌死事、惩偷生、陈公益等。撰述箴辞附于各条之下，揭于缉熙殿，朝夕观省。

历史上的宋理宗是个浮慕道学之名，内实多欲的人物。他沉溺于声色，宠信阎贵妃和宦官董宋臣、卢允升，拜奸臣贾似道为相，加速了南宋朝廷的崩溃。他在座右铭中为自己制定的各条规诫，多半是为了装点门面，自欺欺人，并未真正付诸行动，否则，南宋晚期的政局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理宗驾崩之后，度宗即位，改建其东宫新益堂为熙明殿，以为讲读之所。经筵场所由缉熙殿改移至熙明殿（《咸淳临安志》卷一“熙明殿”条）。虽然如此，缉熙殿收藏的数量丰富的书籍字画估计不会移出而转存它处，至少不会全数移走。

十多年后，临安被蒙古军攻陷，缉熙殿收藏的典籍字画被元军掠运北去，其间大约有不少流散民间。元代文人的诗作中就有一些以原缉熙殿藏书画为题的，例如张雨《缉熙殿〈御制墨梅诗帖〉》（清陈焯编《宋元诗会》卷九十九）、程钜夫《缉熙殿〈御题紫薇花扇面〉寿立卿中丞》（《雪楼集》卷二十九）等。虞集《题画》（《道园学古录》卷三）也是关于一幅缉熙殿旧藏画的，诗云：

缉熙殿里御屏风，零落谁收百岁中。锦树总含春雨露，画桥犹是旧青红。花开陌上怀归燕，潮落江头送去鸿。河似绿波生太液，绛桃风急彩船东。

从题诗看，这原是一幅缉熙殿屏风上的青绿山水画，其时屏风已不在，惟画犹存。通过这些吟咏缉熙殿遗物的诗文，可以见到缉熙殿当年丰富的收藏在后世人心中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善本部